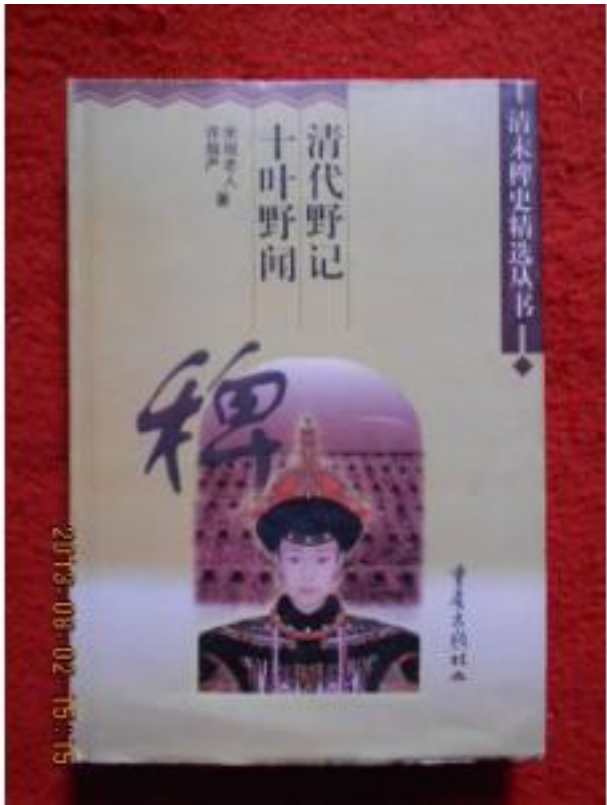


# 清代野记 十叶野闻



[清代野记 十叶野闻\\_下载链接1](#)

著者: (清) 坐观老人

出版者: 重庆出版社

出版时间: 1998-8

装帧: 精装

isbn: 9787536638389

作者介绍:

《清代野记》作者之谜

□ 张宪光

《清代野记》是近人笔记中比较著名的一种，可是它的作者“梁溪坐观老人”却是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。徐一士《梅巧玲》一篇引坐观老人《清代野记》，并于括号中注明作者即张祖翼，黄濬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也说“传作者为桐城张逖先祖翼”，惜均无实据耳。

中华书局本《清代野记》(2007年版)“整理说明”云：“据徐一士撰《一士谭荟》，引该书所记，言作者为张祖翼，或有所本，然本人事迹不详。”又说：“无锡张氏族派蕃衍，是无锡世家。同治元年(1862)，张祖翼负笈泰州，时年十三岁，由这年上推，似生于道光三十年(1850)。”这段话将张氏的籍贯和年龄都搞错了，只有“事迹不详”四字是对的，至于该书作者是否张祖翼，也懒得一考。关于其作者，李晋林先生十几年前曾作过一篇《〈清代野记〉作者考辨》，认为该书的作者是江西新昌人熊亦奇，提出了几个证据，似乎也没什么回应。所以，直到现在该书的作者依然成问题。最近在上海图书馆翻书，发现了张祖翼的几种著作，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。

李晋林认为《野记》作者是熊亦奇，主要有两个证据。一个证据是卷上《文字之狱》条的一段记载：“新会梁任公辑《近世中国秘史》，于康熙乾三朝文字之狱，言之綦详，而不及桐城戴潜虚及吾乡王氏《字贯》两事。戴名名世，字潜虚，安徽桐城人，年五十，始登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进士，以一甲二名授编修，一时文名籍甚。其诛也，为与弟子倪生一书也……至吾邑王氏《字贯》一书，亦全家被祸，著者斩，家属遣戍。其书因《康熙字典》之陋，乃增损而纠正之，坐是得罪。书尚未刻，闻其稿尚存。周文甫茂才道章云曾见抄本。”王锡侯为浙江新昌人，“吾乡”“吾邑”云云，则作者亦当为新昌人，或至少为江西人。其实，张祖翼祖上是江西人。祖翼自撰《清故遗民桐城张处士墓志铭》(以下简称《墓铭》)开篇即云：“其先出自江西鄱阳，明永乐间岁饥，始祖讳贵四迁桐，遂为桐人焉。”那么张氏为什么要说他是王锡侯的同乡呢？一是因为他的祖籍是江西，还有一个就是故布疑阵，不想惹麻烦。该书最早出版于1914年，清室刚刚覆亡，又记载了众多关于安徽的人事纷纭，对晚清政局以及人物颇多酷评，很容易引起当事者的反感，甚至是报复。例言说“当时有所忌讳而不敢记者，今皆一一追忆而录之”，可见其中还是有不少触人忌讳的地方，且褒贬颇与时论相左，用笔名自然可以减少一些风险。祖翼的《伦敦竹枝词》写作时间也做了手脚，剧中门外汉的跋写于甲申九月，比祖翼出使的时间早了两年，刊刻的时间是戊子二月，可能是确实的，大概刚刚回国就把诗稿交给好友徐士恺刊刻了。

《〈清代野记〉作者考辨》的第二个证据是：“该书作者坐观老人的科举功名和游历泰西诸国的时间，与张祖翼的科举功名和出游泰西的时间也不相符合。”这其实也是个误解。据邹代钧《西征纪程》，张祖翼一行在刘瑞芬的带领下于光绪十二年(1886)二月十三日西行，历时一个半月，经新加坡一路抵达伦敦，刘瑞芬于十五年正月召回，张祖翼亦当同时回国，与《墓铭》“随使泰西三年”的描述吻合。至于“清光绪丙戌，曾惠敏公纪泽由西洋回国，忿京曹官多迂谬，好大言，不达外情，乃建议考游历官，专取甲乙科出身之部曹，使之分游欧美诸国，练习外事”云云，或许出自祖翼误记。至于祖翼的科名，确实是“九应乡举不第”，但是他并不是作为游历官出访，而很有可能是作为星使随员，所以当时同行的人员才会多达二十人。《张祖翼书法集》收有其《丙戌春随使英伦感赋四首》，也说明他只是一个随员，同行的还有莫友芝之子莫绳孙，也和祖翼一样困顿终生。至于熊亦奇，《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》云：“熊亦奇，现年三十四岁，江西新昌县人。由优廪生光绪五年乙卯科本省乡试中式，光绪六年考取觉罗学校教习，九年癸未科会试中式进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十五年散馆授职编修，是年十二月充国史馆协修官。本年三月大考二等第二十名，奉旨记名，遇缺题奏，并加赏大件缎袍料一疋，小件缎袍褂料各一件。”此外，我们还知道他是《京师创立大学堂条议》的作者，未见出洋考察的记录。遍征全书，作者也没有提到自己的举人和进士身份。因此，熊亦奇实非《清代野记》的作者。

张祖翼(1849-1917)，字逖先，号磊鑫、磊龛等，安徽桐城人。关于张祖翼的传记资料，据笔者所知，目前仅上海图书馆保存的《下里巴人集》中的自撰《清故遗民桐城张

处士墓志铭》一种，其中不少内容与《野记》若合符节。

首先，是《墓铭》所载与冯志沂的关系：“处士生而颖悟，五岁就塾，十二毕五经，遂捉笔为文。顾不屑为举子业，好杂览群籍，师尝戒止之，弗悔也。年十七，谒代州冯鲁川先生与寿州，学为诗古文词及篆隶，知金石碑版之学。”《野记》云：“予时初学书，公顾而善之，教以用笔与临摹之法，谓他日必成名家。迄今将五十年，言犹在耳，惜公不得见矣。公手书黄庭小楷一册赠予，甚精妙，予居公署二年，得公书最多也。”又云：“先君子以咸丰十一年冬入胜保颍州戎幕，相从至河南至陕西，至同治二年春逮问而止。”且作者之父与冯志沂、裕庚、丁宪铮一同入胜保幕府，故而对三人事迹甚是熟稔。祖翼之父承涛（1827-1892），字春泉，号小庄，投效军营，历保候选知县，加同知衔。承涛与志沂为幕友，祖翼随宦皖中，拜冯氏为师，故而对其生平始末十分熟悉。这是一个文本内证。2016年出版的《张祖翼书法集》，收录了张祖翼书写的《冯鲁川先生感事二首》，于第二首诗后有“此诗感胜保也”的识语，则是一个旁证。

另一个重要内证，与满人炳成有关。《清代野记》关于宫廷制度的记叙，基本上来自炳成，《满洲老名士》条即是介绍炳成的生平，一直写到他“以荫为都察院笔帖式，四十年不迁，郁郁以终”。巧的是，庞槩子遗著《抱香簪随笔》也引述了《满洲老名士》中谈论《品花宝鉴》一书的内容，自言出自张逖先丈，而张白云得之觉罗炳成。又张祖翼未刊诗稿中有一篇《大阿哥》，序言中说：“宗室盛昱无疾忽卒，人皆谓其服毒也。又有觉罗炳成，小臣也，病中闻此，自取不对证之剂服之而死。”像这样的巧合，绝非偶然。

第三个内证是张祖翼与端方的关系。《清代野记·端忠敏死事始末》云：“其监印官李寅生于十一月望日间关至上海，为予言如此。又闻某君云，端方阴谋不测，革党深忌之。当其督鄂督江时，凡党中魁杰为其所离间者，不知凡几，屡欲起事，均为所败。使其久督畿辅，则革命事业，不得成矣。清有长城如此，而顾以微瑕黜之，此清之所以亡哉。端为人无赫赫之威仪，好嬉笑谐谑，而中无城府，待故旧甚厚。好藏古物，生平宦橐皆耗于此。及罢官闲居，犹坐客常满，尊酒不空，亦近代大吏中之风雅者。非某君言，不过以毕镇洋、阮仪征视之耳。嗟乎！瑞澂辈误国殃民，罪魁祸首，竟逃显戮。独端方不保首领，岂天之欲成其名耶！”不仅记事周详，而且蕴含着很深的情感，为端方说了不少好话，出自其身边人无疑。而祖翼则是端方生命后期的座上宾，与李葆恂一起为他审定碑版，撰写题跋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端方旧藏碑帖多有张、李二人题跋。一直到晚年撰写《墓铭》时，祖翼依然年年不忘自己的这位知己：“会端忠敏督两江，乃礼之幕下，未二年，忠敏罢。宣统三年，再起为铁路大臣，处士随之武昌，若有朕兆促其归者，果至中秋而难作，忠敏殉资州之难矣。”正可以与《清代野记》相印证。

从《清代野记》一书来看，坐观老人光绪初年北上参加顺天乡试，前后九次均不第。而据熊亦奇履历，熊氏为“本省乡试”中举，其非一人明矣。坐观老人所听闻的掌故异闻来自他自身的交际圈子，除上述冯志沂、炳成、端方外，他如欧阳霖、吴观岱、徐士恺等人亦与张祖翼的交游重合。《下里巴人集》中有祖翼为欧阳霖、吴观岱所撰传记，而其《伦敦竹枝词》系徐士恺为之刊刻。世间岂有如此巧合？故一言以蔽之，“坐观老人”即张祖翼也。

◎张宪光，学者，现居上海。

目录:

[清代野记 十叶野闻\\_下载链接1\\_](#)

## 标签

清代野记

坐观老人

许指严

笔记

清朝

## 评论

《清代野记》调侃满人，大骂翁同龢，称颂中兴名臣。此版无序言，缺《敬事房太监之职务》一条

-----  
[清代野记 十叶野闻\\_下载链接1\\_](#)

## 书评

-----  
[清代野记 十叶野闻\\_下载链接1\\_](#)